



心在一起，年就未远

杨学成

春节已至，那熟悉的氛围又渐渐萦绕在了身边，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人们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尽管时代在变，生活日益富足，但那份对“过年”的期盼与眷恋，却从未褪色。

新春佳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洋溢着新年的喜庆。商场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精心挑选着各种年货。菜市场更是人头攒动，新鲜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香气扑鼻的各种肉类，应有尽有。

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物资比较匮乏，平日里吃穿用度都极为节俭，唯有到了春节，家家户户才舍得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款待自己和亲人。母亲早早地就开始筹备年货：熏腊肉、灌香肠、蒸甜酒、炸薯片……父亲则会在腊月廿四那天，郑重其事地铺开红纸，提笔写春联。他字迹刚劲有力，一笔一画都透着对新年的敬重。贴春联时，全家齐上阵，踩着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对联贴在门框两侧，横批高悬于门楣之上，仿佛把一年的希望也一同贴了上去。

除夕之夜，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丰盛的年夜饭，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虽然这些菜肴如今早已成为日常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但在那个年代，它们却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尽情享用的“盛宴”。饭后，长辈会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用红纸包着，虽金额不大，却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关爱。夜深了，窗外鞭炮声不绝于耳，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我们也在热闹与温暖中渐渐进入梦乡。

现在，时代早已不同。物质丰盈、科技跃进、生活便捷，老百姓的日子日日如新、处处似节。视频拜年、云端团圆成新年俗。节庆的仪式感未减，日常的幸福感倍增。“天天像过年”，并非铺张浮华，而是国家富强、民生改善、文化自信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反而更加怀念过去那种“盼年”的心情。因为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满足，更是情感的凝聚、亲情的回归与文化的传承。

然而，今年的春节，我的外孙女却缺席了。她在外地攻读硕士，因学业紧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电话那头，她轻声说：“爷爷、奶奶，对不起，今年不能回家了。”我握着手机，心头一酸，却仍笑着安慰她：“没事，你在那边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等放假了再回来。”

往年这个时候，她总会抢着帮奶奶择菜、包饺子，一边干活一边讲学校里的趣事，笑声不断。她最爱吃奶奶做的八宝果饭，每年都要吃上两碗。如今，那口锅依旧冒着热气，可灶台边却空落落的。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按照老规矩操办年节、年味，这是一种仪式感，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我深知，外孙女虽身在异乡，但她心中一定也惦记着家乡的年味。到那时，我会特意录一段视频，拍下家里欢乐的样子，再把视频发给她，并附上一句话：“爷爷、奶奶给你留了位置，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其实，年不在地理坐标，而在心之所向，家不在万里之遥，而在血脉深处。心归处，即故乡；心安时，便是年。”

年味不仅仅是物质的享受，它是家人之间的关爱和陪伴。它是母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它是父亲温暖的怀抱，它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它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逝，也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褪色。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即便亲人暂时无法团聚，只要心在一起，年就未曾走远。

春节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庆祝，更是回归。回归亲情、回归传统、回归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这个高速运转、信息爆炸的时代，春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停顿时刻，让我们放下手机，远离喧嚣，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与文化、与时间的关系。

年味，不在别处，就在我们彼此凝视的眼眸里，在血脉相连的呼唤中，在代代相传的记忆深处。它历经岁月洗礼，穿越时代洪流，依旧炽热、醇厚、正浓。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当新年的春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了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丙午马年。“金戈铁马闻征鼓，只争朝夕启新程。”回首过去，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勇毅前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展望新年，“马”不仅是十二生肖中奔腾的图腾，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象征。

马年寓意着奔腾与跨越，象征着实干与担当。在这个举国同庆的美好时刻，本报特别推出2026年新春专版，既为了定格万家团圆的温暖瞬间，也为了记录各行各业“龙马精神”的奋斗风采。我们将笔触对准基层，聆听百姓心声；我们将镜头聚焦一线，见证发展脉动。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竿。让我们以马的姿态——以“一马当先”的勇气开拓创新，以“马不停蹄”的勤奋攻坚克难，以“万马奔腾”的气势共筑辉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里，策马扬鞭，奔赴山海，万事尽可期！

编者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王安石的《元日》诗。古人用红红的春联，自酿的屠苏酒，喜庆的爆竹，掀开了春天的面纱。

大寒之后即立春，阴阳交替，否极泰来。民俗中，“腊八祭灶，年下来到。”说的就是过了腊八节，红红的灯笼就挂上了檐阶，炊烟袅袅中，年味进了腊味的飘香中。

有人把过年当成了一个节日，其实，过年更像一场盛大的民俗宴：备年货、杀年猪、做年糕、制新衣、腊肉、敬灶神……还有庙会中的唱戏、舞龙灯、踩高跷、跳罗汉、玩蚌壳、划龙船以及逛灯会等，全都摆到了年关。

记得小时候，一帮细伢子，每人手中举着一个亮壳子，走村串户送恭喜。每到一户，老远就张开大嗓门：“恭喜老板发财咯，糖粒子饼干快拿采。”家中的大人立马迎出来，满脸笑盈盈。小孩子闹春，顶着春风跑进屋，播下的是种子和希望，谁见了会不喜欢？

杀年猪那天，屋场上围着不少人，年长的几个亲戚老早就来了，坐在檐阶上聊天、喝茶、抽烟、抿酒。杀猪师傅手脚麻利，不到半个时辰，一头被剥过毛、白胖胖的年猪，摆放在条凳上。肘子肉最俏，年饭中必备的主菜，又圆又大又香，主人家把最好的那个留下来，其他则送给亲家或长辈家。

除夕那天，天还没亮，到处响起了鞭炮声，有的人家凌晨四点就吃起了团圆饭，一直吃到天光大亮，村里的老人说，越吃天越亮，寓意着日子越来越亮堂。

小时候，我家也这样。父亲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失去了顶梁柱，家中日子异常地艰难。每年除夕，母亲都是半夜起来做年饭，两位哥哥帮忙打下手，而我也会从被窝里钻出来，挤在灶王爷中凑热闹。

燃过鞭炮吃过年饭，年饭很丰盛，每次都配齐了十二个碗，以示月月红。一年又一年，年年赶早吃年饭，吃着吃着，日子真的亮堂了起来。

从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大多吃过苦，但个个脸上都灿烂。我的父亲走得很早，母亲用瘦弱的双肩扛着一家人的生计，母亲格外的坚强，从来不示弱，到了过新年，千方百计要给自己的孩子弄身新衣裳。

母亲的苦难一直藏在我心底，稍有能力时，我将母亲接到了自己的身边，正当



过大年。

通讯员 摄

我倾力报恩时，母亲却突然撒手人寰，那份欲孝而亲不在的痛楚，缠绕了我几十年，每每回想，心如刀割，年年思母，年年泪花如雨。

我一直沿袭着母亲传下的习俗，敬灶神、祭家神，接财神，除夕夜，带着孩子们燃放鞭炮、接新年，唯有这样，才能在老旧的檐阶上，找回我的思念，找回我白发苍苍的老娘。

过去，玩龙狮、踩高跷、划龙船的人很多。还有地花鼓、皮影戏，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闹腾到元宵节。老百姓家家接灯笼，有钱人家讲排场，鞭炮放得多，“包封”打得大，不同地方的龙灯都会玩上门，有时撞到了一块儿，互不相让，几颗龙珠引路，缠绕翻滚，此时，锣鼓敲得震天响，鞭炮一轮接着一轮放，叫好声一阵高过一阵。

去年过年，我去乡下转了转，不少家庭都在打麻将、玩纸牌。小孩子则坐在一边玩手机、打游戏，这是过年么？原本鸡犬相闻的山寨，为何不把当地的民俗亮出来，烧起篝火、放起鞭炮、唱起山歌、跳起舞。大伙狂欢在一起，心儿越拉越近，手儿越牵越紧，这才

是过年的盼头和奔头。

我喜欢传统的年味。红春联、红灯笼温暖着飘舞的雪花，鞭炮声追趕着春风和喜雨。室内柴火越添越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自酿的土酒，比画着一年的收成和来年的美好，笑声朗朗，劲头十足。

那些贪玩的细伢子，则忙着放爆竹，举着一根点燃的小香，捂着耳朵跑进跑出，多喜庆的年味哟！

早几天，我去了一趟书堂山村，和村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吃了顿年饭，大锅大灶，热气腾腾，大伙手拉手，聊得格外的开心。昨日又去火宫殿逛了逛，那里人很多，店里的员工正在搭架子，为今年的庙会、灯会作准备，看来，火宫殿的年味一定会很精彩。

如今，城里人过年，大多回到了乡下，那里炊烟袅袅，那里乡音未改，那里血脉相牵。趁着春风尚未上树，我提起了手中笔，眼前浮现出一幅又一幅过年的画面，有窗花红着脸蛋，捂暖了春风，有门神鼓凸着眼珠子，守护着大门，还有送财神的老汉满面笑盈盈，送来了金元宝。



插枝梅花迎新年

杨崇演

放，梅开五瓣，寓意五福——快乐、幸福、长寿、顺利与和平哩！

春消息带给人们的，是喜庆之气——喜气在梅花的枝头，四字成语叫喜上眉梢；喜气进入老百姓家呢，当然是喜气盈门啰。正所谓，如有新禧，如梅抽新枝，新年新希望。

插得什么梅？蜡梅——冷艳通透，红梅——热烈奔放，墨梅——繁繁点点，茂茂密密，仿佛天地间无法穷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与性格取向作出不同的选择，美好的颜色和事物谁不想鱼与熊掌兼得呢？！

梅花的绽放，是植物界的“年”。在寒冬里，眺望春天。

老家村头就有好几棵蜡梅树，它们不似桃花之娇媚，不似杏花之艳丽，却以其素雅之姿，傲然凌霜，静默地守候在那里，每到“年”快来临的时候，就会不经意地绽放。

小时过春节，就地取材的便是村头的蜡梅了。顺手地，还将若干蜡梅骨朵摘下来，用细铜丝串起来，送给祖母和伯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居然在相互拜年时，头上还插着花！

插花与写诗一样，功夫在插花外。瓶花如何插？也是有学问的。明人文震亨说，“花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只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其阐述可谓细矣，择一枝有趣、有韵味的足够了。

或许因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小时候的熏陶，我早有了插梅的习惯。每年除夕，一大早便带着孩子到房后的小山上去折梅花，或含苞待放，或开得热烈奔放，小孩子看了总会忍不住想要多折几枝。妻子颇识插花艺术，一本正经地对孩儿说：“折一枝带小苞的就可以了，折多了梅花会疼的。”孩儿似懂非懂地缩回双手，生怕弄疼了娇嫩的梅花。

室雅无需大，只要一枝花。折来的梅花插在瓶子里，亭亭玉立的，立刻显出了别样的精致和美感。整个屋子都变得灵动、生机起来，全家人的心情也跟着轻松愉悦起来。

不知哪一天，不经意间，一丝暗香掠过鼻翼，嗅着嗅着，才发现，粘在枝条上的一粒一粒的小骨朵开始慢慢变大了；再过几天，梅花一朵朵开出来，清浅的幽香满室飘。

插花在室的好处是，随时可以捏一捏梅花，我们捏到的，或许也是这样一种提醒：与其说梅插在瓶里，不如说它插在每个人的心里。年，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你我的生命里，静静地、持续地绽放。

前几天，一位喜爱梅花的友人对我说，岁暮时到他家门前折几枝梅花，感受“插了梅花便过年”的雅趣。我说，我家房后小山上的梅花也已经在等着我哩！

插枝梅花迎新年是高雅的事？不，是咱老百姓的平常事。谁不想自己的新一年日子因一枝疏影横斜香馥郁的梅，变得温暖明亮、春意盎然呢？！

诗情新韵

年味(外一首)

冯建武

零零星星的爆竹
孩子们还在冬月就开始
点燃盼望
小年后城市的车流
如巢穴迁移的蚁群
将回乡的路挤成风景

城市空了
乡村就满了

老家过年好呀
一盆盆把屋子映得通亮的炭火
将年烤得热乎乎的
围坐的话题不时被酒的标点隔开
在门外踮起脚尖张望的
是爷爷奶奶一年的牵挂

高潮部分则在守岁的晚上
送恭喜的一波一波
仿佛财福挂在每一个人脸上
走到哪一家
哪一家就在笑声中接纳

一起白头

快要除夕了
我们走在寥无几人的公园
雪花在空中飘着
伞却收紧在手里
你说这是我们能做的
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事
一年到底一起白头

到乡下办年货

章中林

腊月里，办年货是头等大事，在过去那是要提前几个星期去忙碌的。以前，店铺少，为了节约，父亲往往和乡亲们一起乘着小四轮到大城市去置办。现在，超市遍地开花，到哪里办年货没有多少区别，父亲那颗心也就慢了下来。而我呢？还是喜欢跑到乡下去置办一些年货。

在乡下，我可以买新宰的黑猪肉，抓家养的土鸡，买几斤小塘里的鮰鱼，再顺便买些黄瓜、辣椒之类。在乡下办年货，便宜、新鲜，更重要的还可以重温一下那份浓浓的年味儿。

昨天，我又在金水叔的召唤中走进了高岭村。这个小山村是我的第二故乡，有我许多的亲朋故友。腊月的气候干冷，但农家却是春意融融。鲜红的辣椒挂在檐下，金黄的稻谷堆满粮仓，红皮的山芋装在箩筐中，晒干的腊肉吊在腰箩里……人们欢快地忙碌着，就连那放了假的孩子也被感染了——兜里揣着鞭炮，他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于是，村落间便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的脆响。腊月是富足的，它从乡亲们的心里、眼里流出来，那份喜庆、那份满足掩也掩不住，都写在那沧桑的眼角眉梢间。

我信步走进金水叔的家。他正在杀雁鹅，看见我，冲着屋里喊：“章老师来了。”婶忙从屋里迎出来，连声问候。坐下之后，金水叔说，昨天五狗家杀了一条黑牯猪。家里养的，肥膘少，吃起来香，我给你抢了一条猪后腿，结果自己没有了，只有等等了。他还说，知道我要来，赶着杀了四只雁鹅，纯精肉，高营养，肉质细膩鲜嫩，过年正好吃火锅。看着他神采飞扬的，字字句句都写着关爱，我的心也温暖起来，连连点头应和着。

临近中午，我赶到冬梅家。她拉着我吃饭。同样是猪肉，同样是鸡蛋，但吃在嘴里，味道明显比城里买的要鲜美得多。冬梅笑着说，乡下空气新鲜，鸡吃的是菜叶和草籽，吃起来自然香。她剥了一枚咸鸭蛋给我——雪白的蛋清，深黄的蛋黄，还油汪汪的，似乎筷子一插就会“噗”地一声溅出来。“这是河里放养的鸭子产的蛋，纯绿色的，放心，我给你准备了100个。”

吃过饭，她带着我进了蔬菜大棚。那是一片蓬勃的世界。青的黄瓜，红的辣椒，白的茄子，还有紫色的椿树头……站在里面神清气爽，这是小城里感受不到的。冬梅给我摘了黄瓜、辣椒、茄子等。她要摘椿树头，我制止了她。只有那么几棵，他们自己新年里也就炒到一两盘，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离开的时候，她把年货装点好，还塞进了肉圆、生腐和麻糖。我连说不要，她却嗔怪起来，“是不是嫌东西粗笨了，不是就带着。”听了这话，泪水伴着感动与感激在我眼眶里打转——我哪是这个意思，只是她的盛情我无以为报呀。

乡亲们是如此淳朴温厚，热忱友善，所到之处都洋溢着浓浓的乡情和融融的亲情。我幸福地在乡间的小路上行走着，回头凝望着——因为那里始终有一份醇厚乡情魂牵梦萦在我的心底，让我眷恋。